

心聲·新生

啓衷

爲什麼要抖散那串美麗的謊言輕巧交織起來五彩繽紛的鱗鱗片片？
曾幾何時，奸詐像墜人之魔擁吻地侵襲著我，搜我；午夜的幽靈，飄著福馬林的屍味，繁繫在大腦皮質的壞死處。

曾幾何時，虛偽捲起泥濘蒼白的陰霾，呼號於凍結了的第四度空間。
屬於青年人的衝動，懷著滿腔倔強的抱負，試著去揭開蟄伏在麻醉劑底層的人心。已慣於延髓麻醉期的奸詐，衝著我咧了咧那剝落的污黑齒釉的嘴，笑緊了表情肌的枷鎖。沉澱在無盡深淵的虛偽洋溢著乙醚的芳香，一股股撲向沸騰的熱血。不過，熱血也罷，還是順著動脈、靜脈盪漾回心臟，只是偶然地增多了點點滴滴晶瑩的朦朧麻痺。

自我的法官審判著，爲什麼正義的的羅盤沒法導出灰霧瀰漫中的航線？撒旦栽種了露珠滋潤的癌；朝陽陰綻開了郁郁青青的花香，從那變性的組織上；明月淌下雪白的乳汁孕育著；難道一切都是破碎鏡片的偶然組合嗎？

我不信，縱使吐著淚的母親再三叮嚀那腐敗的座右銘，縱使再度陷入歇斯底里的癡癲中。
教育終於蒸熟了我這小籠包，從那天真流著鼻涕的無酵麵粉團裏。但，在這離曝光時辰還遙

遠的喧囂中，知識遺傳了我焦距過長，我要調整這突變的遠視，既使躺在手術檯上也在所不惜，只要近視下的雀斑能帶給我摩娜麗莎的柔和美。

爲什麼調出那麼一劑消極的藥方？無非殘酷的病魔已經遁入飽和的細胞質嗎？無非粗壯的臂膀已被現實的立克次氏體噬得乾枯了嗎？

不，絕不是的。

我的眼瞳是昇華在十二個太陽的燦爛中，而你擁有幾束伏特計測出來的光子？早昔的靈魂埋葬在十字園的夢鄉，天使敲響了教堂頂端小閣樓的銅鐘，悠揚的漣漪震起半規管的兵鳴，三對互相垂直的手銬，緊緊栓著心坎內顛倒的驚悸，被副腎上腺素喚醒的正在酣睡的瞳孔，終於發掘出那被藏匿在靈感深處已久的世界，那裡飛翔著更高超的靈魂，是你從未見過面的。

泰戈爾不也吟著：「枉費的尋覓！無缺的完美正籠蓋著一切。」

靈魂轉播蒼穹的啜泣。它細訴著。善與惡不過是一事的兩面，人總是要同時扮演著那兩個角色。黑與白不過是在光反射下一物的兩景像，遺失了黑，那你將找什麼來做白的證據？

長與短，大與小，軟與硬，輕與重，冷與熱，真與假，好與壞，快與慢，他們不再相互廝殺，不再相互妒忌；當然，所謂奸詐與虛偽也不過是同時陪伴著你我誠懇與真實的小溪，它淙淙地彈奏著繚繚波光，點綴著這由枯澀元素組合成的世界。屹立在人與人之間的灰牆已被銷鑠了，再也沒有鴻溝隔開這一切相對的美。

清醒吧！我們何須叫這團紅塵上的每一旅客互相厭惡這寶貴之生？每條血管裡都流著人性的溫暖，雖然有的人所肩起的生命意義，不一定納入我們自己狹窄的心竅所吶喊的主觀的標準。我們又何須把生命投擲在這沒一定界分的兩半裏？

笑吧！笑我爲什麼要抖散那串金碧輝煌的鱗鱗片片！笑我早期發霉的幼稚——差一點當了劊子手——被青年人的衝動所支使。

(第十一期)